

李隆基

风流天子《李隆基》

盛世君王的长恨之歌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李隆基



Lilongji
Emperor

珍藏版

李元秀 ◆ 编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帝王
全传文丛
Di Wang
Chinese History



李隆基

风流天子《李隆基》

盛世君王的长恨之歌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李隆基


Lilongji
Emperor

珍藏版

李元秀 ◆ 编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流天子——李隆基/李元秀编著.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0. 3

(帝王全传文丛)

ISBN 978 - 7 - 5402 - 2251 - 2

I. 风… II. 李… III. 唐玄宗 (685 ~ 769) - 传记

IV. K827 = 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1063 号

风流天子——李隆基

编 著: 李元秀

责任编辑: 马明仁 满 懿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印 刷: 北京海天润达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300 印张

字 数: 58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5000 套

书 号: ISBN 978 - 7 - 5402 - 2251 - 2

定 价: 498.00 元 (全十册)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年少机智

一		1
二		8
三		18
四		25
五		35
六		43
七		52

第二章 韬光养晦

一		63
二		72
三		80
四		90
五		101
六		110
七		122



第三章 隆基继位

一		133
二		141
三		148
四		158
五		166
六		178
七		186

第四章 鼎鼎开元

一		194
二		201
三		209
四		219
五		227
六		238
七		252

第五章 天宝风流

一		262
二		276
三		287
四		299
五		312
六		324



第六章 权臣肆虐

一		336
二		344
三		354
四		367
五		379
六		391

第七章 乱政惨局

一		403
二		415
三		425
四		432
五		446
六		457



第一章 年少机智

这日风和日丽,秋高气爽。

武周长寿元年(公元692年)的十月一日,圣神皇帝武曌要在朝堂接受儿孙们的朝拜。

圣神皇帝武曌(下简称武皇。武皇驾崩那年,儿子唐中宗李显上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所以世人多称她为武则天),今天既没有穿戴袞冕(皇帝的大礼服龙袍和皇冠),也没有坐她的凤辇,而是由侍女菊香、桂香搀扶,由宦官王公公头前引路,由随身女官上官婉儿陪伴,步行到朝堂去。谁都看得出来,武皇今天心绪很好,她那脸上与今天的天气一样,阳光灿烂。

“哟,这么漂亮!”武皇指着石路两旁摆着的菊花和桂花盆景说,“菊香,桂香,这是专门为你们姐妹俩摆的呀!”

菊香脸一红,急忙分辨说:“皇上要折煞奴婢呀!”

桂香知道武皇是开玩笑,也便顺杆儿爬了,她俏皮地说:“菊香姐,你就别不好意思了。咱就借皇上这金口玉言,风光风光吧。这秋天一过,菊花呀,桂花呀,你香得起来吗?”

武皇扑哧笑了:“就你这小蹄子机灵。嘴皮儿也赶趟儿。你说得不错呀!古诗说:‘人生能几时?蹉跎人便老,如不信依言,但看霜下草!’武皇一边说着,禁不住摸了摸鬓角的白发,长长叹了口气,神色便有些黯然了。

菊香知道这是桂香那玩笑话引起的,便暗暗给桂香使眼色。

桂香突然喊道:“皇上呀,你看,菊花给你献寿了!”

大家顺着桂香的手指一看,路旁那绿色的花坛中间,确实有用金黄的菊花摆成的“长寿”两字。

桂花给菊花使了个眼色,菊花没有明白怎么回事,桂花又在她耳边嘀咕了几句。菊花忙走到武皇面前跪下道:“奴婢借花献佛了,敬祝皇上健康长寿,万岁万岁万万岁!”

风流

天子
李隆基



菊花今日的借花献佛，可谓名副其实了。两年前，武皇在废唐立周的“易世革命”中，白马寺的住持和尚薛怀义（武皇的面首）曾请他的师父东魏国寺的法明高僧，在翻译的四卷《大云经》的谶语中加了一句：“太后武氏乃弥勒菩萨转世，当取代唐成为阎浮提（人世）之主。”弥勒菩萨转世的说法，随着《大云经》的广为流传，逐渐家喻户晓。因此，朝廷内外不少人便以“佛祖”、“菩萨”恭维称呼武皇了。

这一年，本来也是多事之秋，从一月开始，被武皇视为股肱的七位大臣：宰相任知古、狄仁杰、裴行本、司农卿裴宣礼、前文昌左丞卢献、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受酷吏来俊臣诬陷“图谋造反”，虽然几曾波折，死罪得免，但还是被贬谪到边远州县任地方小官去了。此事闹得武皇心里好长时间不痛快。这全是些人杰呀，是支撑朝堂的“四梁八柱”呀！他们七人一走，朝堂似乎塌了天一样。武皇天天起早贪黑忙得焦头烂额，也不如原来得心应手了。武皇心情不好，术士们也推算着说“流年不利”，于是，至四月，武皇为了冲冲喜，便改年号为如意。至九月，这位六十九岁（为了与史书上一致，用虚岁，下同）的女皇，已经脱落的牙齿突然又生出了新牙。这一反常的生理现象被朝臣们恭维为“长寿不老”的征兆，武皇为了图吉利，九月里又改年号为长寿元年。这不，负责后宫事务的内侍监，为了讨武皇的欢心，又用菊花摆出了“长寿”二字。武皇心里说“这些人简直是钻进肚子里的虫子，天天琢磨你的心思。可是，如何安邦定国的大事，却无人去想。莫非奸臣和忠臣的分别就在这里？自己虚荣心太强，争强好胜，爱听奉承，便喜欢这些虫子了。兴许就是这么回事儿吧？你看，连身边的侍女菊香、桂香也学会阿谀奉承了。

武皇是个明白人，但明白人也是愿意听顺耳好听的话。

“皇上……”上官婉儿见武皇望着路边的菊花发呆，便有意提醒她别误了朝拜的时辰，但一看她那难以揣度的神情，吐出口的话却变成了，“咱这神都，不仅春天的牡丹好，秋天的菊花也好。”

“是啊，这菊花真好！当年大帝（指唐高宗）每看到菊花便要吟诵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朕每当看到菊花，便不由得想起汉武帝的《秋风辞》来，写得真好呀！”

武皇将右手搭在了婉儿的肩上，一边走，一边就低吟起了《秋风辞》。

秋风起兮白云飞，
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
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
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
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及至吟诵到最后两句,她那习惯眯缝着的双眼便闭合起来,轻轻摇了摇头,再抬起来的时候,眼角处便有两滴晶莹的泪珠流了出来。她还喃喃地重复着:

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她便常常有这种哀叹垂老的情绪。前些日子,突发奇想,跟上官婉儿说,她要到东宫看看孙儿孙女。高宗有八个儿子,由她亲生的便有四个:她的大儿子是高宗的第五子李弘,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在合璧宫陪父母用膳之后,暴病而死。世人多疑是被母亲毒害的。那年,他只有二十三岁。武皇的二儿子便是高宗的第六子李贤,在哥哥李弘死后立为太子,因对母亲临朝听政不满,矛盾激化,于高宗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八月被废为庶人,贬至巴州,四年后在酷吏丘神勣逼迫下自缢身亡,年仅三十二岁。武皇的三子,即高宗的第七子李显,在他父亲高宗于弘道元年(公元683年)驾崩之后继承皇位,是为中宗。因提拔他的岳父韦玄贞为首辅宰相,被其母武太后废除,贬为庐陵王,改名李哲,去了房州(今湖北省房县)。他只做了四十余日的皇帝。继之,武皇的四子,即高宗的第八子李旦即位,为睿宗皇帝。但他一直不曾临朝执政,而是由母亲掌权称制。六年后,母亲废唐立周,改元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他被降为皇嗣,居住于东宫。武皇欲去东宫看望的孙儿孙女便是李旦的儿女。

这也许就是当皇帝付出的代价吧,本来应属于子孙满堂的她,而今却是四个儿子,身边仅余其一了。那家破人亡的三个儿子,即便有的尚余子孙,但也是对她怀有刻骨仇恨吧!

谁阻挡她掌握政权,她就清除谁!当然也包括她的儿子。这一宗旨让她变得那么心狠、手辣、绝情、冷酷。但她也是人呀,而且是个人情世故全明白的人,她便很难逃脱良心的谴责和亲情的折磨。当她在婉儿的陪同下去东宫的时候,她尽量保持一种毫不拘礼的仁慈和亲热,但是,将那些二三岁的孙女、孙儿刚抱入怀中,他们便立刻给吓得哇哇大哭。她没有勇气再看谁了,扭头便离开了东宫。

“我变成凶神恶煞了吗?”她自己心里如此反问着,眼泪便在眼眶里打转了。

“小孩子,胆儿小,除了乳母,对谁都怕。”婉儿安慰着她,“皇上,说到家还是见面太少了。皇上,若是你愿意,每月可以安排初一、十五两次全家团圆的机会,让妃嫔抱着小的,让皇嗣领着大的,对皇上进行朝拜。接触多了,熟悉了,自然也就亲热了。”

“好,婉儿的主意好。就这么定了!”武皇一高兴,这事便正式安排到日程上来了。她想在过于紧张、充满血腥味儿的政治搏斗中,忙里偷闲,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借以解除自己的孤独、寂寞。她想给孩子们一个慈眉善目的笑脸,她要在他们心目中重塑一个和蔼可亲的老祖母的形象。

今天参加拜见祖母的孙儿,全是李旦的五個儿子:长子皇太孙李成器,次子恒王李成义,三子楚王李隆基,四子卫王李隆范,五子赵王李隆业。大的成器那年十四岁,小的隆业只有六岁。

但是,武皇想通过朝拜,加强老幼亲情,享受天伦之乐的愿望,想达到也是那么艰难。这一天,非常和谐的氛围,便被武皇的侄子金吾卫将军武懿宗和皇嗣李旦的三子李隆基的一场冲突给破坏了。

李旦的三子李隆基,生于武太后称制的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八月五日。称制,则是以太后的身份行使皇帝的权力,主持朝政。李隆基的生母是窦德妃。他三岁时被封为楚王。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十月“出阁”,即离开东宫,另设王府。今年已经八岁了。现在,正坐着自己王府的马车,带领管家和护卫,来朝堂参拜祖母武皇。

今日朝堂四周及门前的石路上早已安排了警卫。锦衣卫士,手持戈矛,五步一人,早已各就各位。负责值勤带班的便是武皇娘家侄儿金吾卫将军武懿宗。此人原本并不懂得什么枪棒刀斧的武功,更不懂什么兵书战策,只是靠有个当皇上的姑母,得以封了郡王,这才被安排做了羽林军的将军。你看,崭新的戎装穿在他那干瘦的五短身躯上,便活像个稻草人一样。因此,士兵们便看不起他,也经常开他的玩笑。他越怕别人看不起,便越想端架子训人。所以,人们心里都骂他小人得势,狐假虎威。

但是,武懿宗却把人们瞧不起他的罪责归咎于李唐皇族宗室,以为是他们从中捣鬼,暗地里排挤诽谤造成的。如今已是武氏的天下了,他姓李的龟孙也跟着姓武了。可是他们这些假冒姓武的人还是那么威威风风,人模鬼样地坐了自己王府的马车,浩浩荡荡前来朝堂受当今皇上接见。还得他这真姓武的来站岗警卫。他越想越感到憋气。

王子的一辆车过去了。

王子的另一辆车又过去了。

他们多么威风、多么张扬呀!

武皇在妃嫔侍女的簇拥下,慢慢走过来了。她今日神色很好,一边走一边与上官婉儿交谈着,还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及到眼前,武懿宗匆忙上前跪拜请安。

老姑母却像根本没瞧见他一样,昂首走了过去。

武懿宗禁不住心里打了个寒战。怎么了,什么事惹她老人家生气了?为什么她不理睬?是逛妓院被密告了?还是抢民女透了风?还是鞭挞士兵……反正有姓李的活着,就有那么一群狗追随着,嗅出点儿什么味来,都会给他臭扬的。

正在这时,皇嗣李旦的三子楚王李隆基的马车,嗒从远处赶来了。马车装饰一新,帷幔都绣着皇家那飞龙的花纹,车上还插了四面赤色的皇家龙旗。车前四匹



马,车后四匹马,全由披挂一新的卫士骑着,分列两行,距离相等,速度相同,所有马的前后左右四条腿的变换也完全一致。活像一支接受检阅的骑兵队伍,精神焕发,威风凛凛。

武懿宗认得这是小三郎楚王李隆基的车马,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也耀武扬威来了。他未免顿生妒恨之情。

“站下,给我站下——”武懿宗故意找碴儿,他站在路中央向驶过来的车马喊着,“把车停到外边去!”

小三郎根本不理他这个茬,向自己的队伍挥挥手,命令继续快速前进。直冲到朝堂的大门外边。

“反了,反了,你小狗崽子反了!”武懿宗一边向旁边躲闪着,一边声嘶力竭地号叫着。

小三郎跳下车后,几步便登上了朝堂高高的台阶,回身向紧紧跟在身后的武懿宗怒斥道:“这是我李家的朝堂,怎么走,与你姓武的何干?”

“你?反了你……”

小三郎骂得痛快,堵得武懿宗一时不知说啥才好,黄脸变成了紫茄子。

没等武懿宗醒过神来,小三郎已经进了朝堂。武懿宗也喊叫着跟了进去。

谁在高声喧哗?”立于武皇身边的皇嗣李旦向侍卫问道。

没等侍卫回话,小三郎已经走了进来。

李旦正想询问出了什么事情,小三郎向祖母武皇的参拜便开始了。

小三郎从从容容,大大方方,向祖母行了叩拜大礼。山呼万岁的声音既洪亮又清晰。老祖母那种从心底漫溢出来的喜爱亲情,清清楚楚地写在了脸上。她眉开眼笑地说:“小三郎,出息了!”

行礼过后,武皇便将他叫到了身边。她突然板起了面孔,问道:“小三郎,刚才在门外,与金吾卫将军吵闹什么?说一句假话,掌十个嘴巴。”

“皇上,我说!”武懿宗想抢先奏报。

“没有问你。”武皇制止了他。

“启奏皇上奶奶陛下……”小三郎只得开口了。

武皇被他这特别的称呼又惹笑了:“好,你说。”

“为了准备今日朝拜,讨皇上奶奶个欢喜,孙儿率领随从,连日操练。今日进宫,车骑严整,步伐一致,所见之人,无不喝彩。可金武卫将军出于妒忌,故意找碴儿,蛮不讲理,还出口不逊,骂孙儿是狗崽子。我若是狗崽子,老祖宗是什么了?”

“闭口!”皇嗣李旦怕事体扩大,忙冲儿子训斥道,“你这是跟谁说话,还不跪下!”

小三郎委屈地跪在了地上,又撒娇地说:“老奶奶,给孙儿做主呀!”

“小三郎,你还没回答我的问话呢,他骂你不对,可你说了些什么?”武皇板着

面孔,非常威严。

“启奏皇上奶奶,金吾卫将军站在路中央挡住我的车马,骂我狗崽子时,我说,‘这是我家的朝堂,怎么走,与你有何相干?’”

“哈哈哈哈哈……”武皇突然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笑得那么坦然,笑得那么尽情。及至笑完,连老泪都笑出来了。但这笑声,对李旦夫妇无异是晴天霹雳,立即被吓得面如土色,浑身瑟瑟发抖了。他们也许感到小三郎闯下的大祸,已经临头了。武皇却没有注意这些,慢慢擦擦眼角的泪水,又说,“好哇,小三郎有种呀!”

至此,皇嗣李旦和刘妃、窦德妃,扑通便跪在了武皇的面前,奏道:“儿臣教子不严,致使小三郎胡说八道,惹得母皇生气了,承请母皇严惩……”

小三郎所说的我家、你家,就是李家、武家,在当时,都是极须避讳的敏感字眼。李家虽然赐姓武氏了,但又有谁会当真承认?为了维护李唐的尊严,多少皇族的子孙和忠于李唐的大臣的人头在武家的刀下落地!在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八月瑯琊王李冲公开扯旗造反“讨武”之前,韩王李元嘉使人致书诸王,那信中曾说:“太后必尽诛诸王,不如先起事。不然,李氏无种矣!”这些话,后来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当武皇夸赞小三郎“有种”时,李旦已给吓得浑身酥软,几乎瘫在了地上。

但是,武皇并没有按照李旦的思路去想,她那好看的嘴角上还留着一抹笑容在闪动。初生牛犊不畏虎,那小三郎也仍然神态自若,正准备继续辩理呢!

武皇又开口了,是一种严肃的类似审问的口气,说:“小三郎,你说这是我家的朝堂,这我家,是李家还是武家?”

“我家,当然是祖母的家。”

“祖母的家是李家还是武家?”

“祖母的家是皇家。孔圣人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是咱皇家的。”

“好你个小机灵鬼,就是不让我逮住小尾巴呀!”武皇说着又扑哧笑了,“这才像我的好孙儿哪!”

听了武皇最后这句话,整个朝堂紧张冰冷的可怕氛围才逐渐和缓消融。李旦夫妇那悬着的心才慢慢放松了下来。

武皇将小三郎喊过来,立在了她的膝前,摸着他那红彤彤的俊秀的小圆脸说:“我记得,你五岁的时候,就能登台唱戏,唱的什么来?”

“唱的《长命女》。”小三郎回答说。

“对,我记起来了。你比老奶奶嗓音好,再学学音律,日后可以当乐师。”

“我才不当乐师呢!唱唱小曲那只是给老奶奶解闷儿玩的。”

“那么,你想当什么呢?”

“我想当太平天子!”

“哟,还真看不出小三郎野心不小呢!”



想当天子的话,无疑又是一声炸雷。这小子简直胆大包天。这是皇家子弟最最忌讳说的话。

“不是我有野心。是那年老奶奶亲口说的。怎么会忘了呢?老奶奶还将传家宝玉龙子赏赐予我……”

“是了,有这么回事,朕想起来了。”

年事已高的武皇,每当朝政闲暇,心情郁闷之时,也曾召各个孙儿孙女到大殿上来,观其嬉戏,以作消遣。有一次她命内侍监将西域诸国上贡的一些珠玉翡翠金银竹木等各种小玩意儿摆放在了孩子们的面前,便下令让他们各自去取一件自己最喜爱的东西。她在一旁则观察这些孩子们各自的爱好和志向。命令一下,孩子们便蜂拥而上,去争抢各自喜好的奇珍异宝。唯独小三郎李隆基仍在原位端坐,毫不为其动心。老奶奶感到非常奇怪了。

“小三郎,你不喜欢这些珍宝吗?”

“喜欢。大家都喜欢的东西,就先让哥哥和弟弟们去取吧。再说,我们都是皇孙,若是国家昌盛,天下太平,总不会缺少这些小玩意儿的。”

老奶奶默然多时,然后抚着小三郎的头很有感慨地说:“此儿当为太平天子!”

她高兴了,并立即派人将“玉龙子”取来,赐给了小三郎。这是件传家宝。是当年太宗皇帝从晋阳宫中得到的。由太宗的文德顺圣皇后长孙氏珍藏于衣箱中。儿子李治(高宗皇帝)出生的第三天,太宗便取来赐给了他。从此,这件宝物就保存于高宗李治的内府,秘不示人。这玉龙子方圆数寸,温润精致,雕刻可谓巧夺天工。小三郎祖父高宗驾崩之后,祖母能将这件稀世之宝转赐小三郎,大概也是慎重的。可见当时对小三郎已是别有一番情怀了。

关于这块玉龙子,此后还有许多传奇故事。有一年大旱,成为大唐皇帝的三郎李隆基,曾拿出这块玉龙子作为供品向上苍祈雨,非常灵验,天下普降大雨。不过,事后这玉龙子便不翼而飞了。直到安史之乱时李隆基又重见此宝。后来又被宦官李辅国窃去。玉龙子再次不翼而飞。此为后话,且不赘述。

也许武皇从小三郎身上,看到了自己年幼时的聪明睿智和有棱角性格,也看到了自己血统的遗传承继。那种内心的惬意和欣慰,大概是外人都难以理解的。在人世上,仿佛只有少数人之间会有某些特殊的契合点,当突然契合时,则会激起火花,产生特有的兴奋、冲动。这也被人称之为投机或缘分。女皇与小三郎这祖孙二人,似乎便有这种机缘。平素接触不多,但每次接触,都会留下不平凡的记忆。

那是小三郎三岁时(实际只有十六个月),接受封楚王的时候,当时武皇正在洛阳宫的一座最高层的楼上向远处眺望,她突然心血来潮,从侍女怀中抱过这个模样长得特别讨人喜欢的小三郎,在他粉扑扑的小脸蛋上情不自禁地亲吻了几口。可向侍女手中递的时候,她一松手,侍女还没来得及去接,用花被裹着的小三郎从高楼上便坠落下去。武皇惊叫一声,左右侍者急忙下楼抢救。但是,当侍者从地上

抱起婴儿的时候，小三郎竟“怡然无亏损之状。”武皇心里默默地说了句：“天助也！”

这件事过后自然无人敢再提起，但武皇内心终究埋下了强烈的印象和深深的内疚。小三郎有天助神佑呀！所以，才有后来的“此儿当为太平天子”的说法。她不曾忘记，小三郎也不曾忘记。但在今天这个大庭广众之下却很不适宜谈这件政治色彩很浓、容易引起动乱的事情。于是，武皇便想将此事变成一种笑谈，玩笑而已。

“小三郎，你懂得什么是太平天子吗？与姐姐妹妹过家家玩时当过吗？”武皇笑着问。

“过家家、做游戏，那全是假的，我才不要呢，我要当真的。”

“当真的，你想怎么当呀？”老奶奶的面孔又板了起来，变得异常威严。

“当然是皇上老奶奶，让我怎么当，我就怎么当呗！”小三郎有点儿撒娇地说。

老奶奶又禁不住扑哧笑出了声。

“乖，乖，小三郎真乖呀！”武皇把小三郎喊过来，拉进了自己的怀里。

武皇对小三郎的特宠，让众人目瞪口呆。

接着武皇又将小三郎的母亲窦德妃召到面前，说：“你教子有方呀，不过，千千万万得往正路上引导他。若是教坏了他，先拿你是问！”

儿媳妇自然唯唯应是，跪拜谢恩。但是，当皇上的婆婆那话中还埋藏了什么含义？她便摸不着头脑了。

其实，所谓教坏了他的真正含义，便是“仇视武家”。也就是说，若教他仇视武家，便先拿小三郎的生母窦德妃是问了。

这便是第一次警告。

二

在武皇接受儿孙朝拜的当天晚上，那东宫皇嗣李旦的家里，则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小三郎怒斥金吾卫将军武懿宗骂得痛快，且没有受到惩罚和训斥，老祖母那难得开晴的脸上，毕竟绽开了坦然的笑容，给了孙儿们难得的宠爱。这不仅是小三郎机智勇敢、化险为夷赢得的胜利，更似乎是老祖母又倾向李家的一个吉兆。无论怎么说，对李家这群小兄弟来说，总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好日子。傍晚，大哥李成器将小兄弟秘密集合在一起，组织了一个热闹的酒会。弟兄们首先为小三郎的胜利进行了祝酒。继之，索性换上大碗，要喝个尽兴。及至微醉之后，他们又将乐师安金藏和诗人张说等请来，吹拉弹唱、饮酒赋诗，各献其艺，好不热闹。



然而，皇嗣李旦归来之后，却一直铁青着脸，闷闷不语。在与刘妃和窦德妃一起进晚餐时，无论二妃怎么询问和逗引，他仍然只是摇头、叹息。率直爽朗的刘妃担心他这样郁闷下去会憋出病来，便不厌其烦地想方设法逗他开口讲话。

李旦被惹烦了，放下匙箸起身要走，幸好贤惠的窦德妃急忙上前婉言劝住，李旦这才重新就座。然而，刘妃却背过身去，委屈得擦眼抹泪了。

看来这顿晚膳是没法再吃了，平时很少开口的窦德妃，感到自己应该说话了：“今日朝拜，小三郎图一时痛快，信口开河，冲撞了武懿宗，皇上虽然当时不曾动怒，大概心里也不会痛快。估计是闯下祸了，这都是臣妾素日对小三郎疏于管教造成的，罪责全在我身上。回来之后，我与刘姐对此也商量过，皇姐让我对小三郎好好教训一番。既然，祸福难卜，便不能掉以轻心。对此，刘姐并非不明事理，只是担心你，长期郁闷不语，肯定伤身，倒不如有什么事发泄出来轻快。再说，如今天天提心吊胆、惶惶恐恐，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你这一家之主也该拿个主意。你若天天这样，沉默不语、唉声叹息，还让我们怎么……”“活”字没有说出口，窦德妃已泣不成声了。

刘妃擦了擦眼，插嘴说：“窦妹所言极是。小三郎今日骂得痛快，可武家那群疯狗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依臣妾之见，急需尽早商量对策，也好处处防备。再说，咱这东宫里，即便没有内奸，也肯定会有密探。我琢磨了很久，咱东宫发生的事情，不出三天，皇上准能知道，可见，是有安插进来的眼线。”

李旦生性仁慈怯弱，但绝不糊涂。二位贤妃的肺腑之言，确实也很有见地。但是，她们哪里明白，越是这个时候，对谁都不要多说，对谁都不要相信，这样才能不让别人抓着辫子。

他总共有七位兄长，除二哥病死、七哥被贬，其他五位都是因为反对武皇，死得不明不白。太可怕了，太残忍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聪明才智、自己的谋略和势力，统统不是母亲的对手。硬顶，只能是……鸡蛋碰石头。

李旦于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六月一日生于长安，起名为“旭轮”；至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废弃“旭”字单叫“轮”；至高宗仪凤二年（公元677年）改名“旦”；至武皇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又改名为“旭”；武皇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又恢复名“旦”。为叙述方便，我们全书以李旦称之。

李旦的地位也像他的名字一样，被母亲反复无常地改来改去。也便改造出他那一生什么都不由自己做主的懦弱顺从、优柔寡断的性格。

二十二岁时，武太后曾命武承嗣送到东宫一道诏书，立李旦为皇帝。李旦再三恳辞，说自己无德无才不能胜任皇帝，但太后没有答应。也没有举行什么登基仪式，而是被幽禁在东宫，禁止与外边的大臣联络和接触。就这样当挂名皇帝整整六年。在这期间，太后曾经提出还政于他，让他出来主持朝政。他明白这只是太后的客套，于是他仍旧恳辞。太后便继续称制，主持朝政。太后废唐立周称帝时，他又

主动上疏进行支持,并请求赐姓武氏。将挂名的皇帝位子让于太后。太后又封他当了皇嗣。总之,他像武皇手中的面团,或长或短或方或圆,都是根据形势的需要随时揉搓成的。但是,皇嗣仍旧有日后继承皇位的含义。这便为“诸武”所不容了。再说,武皇开创的是武家的天下,还能允许他这个李唐的正宗子孙继承吗?假若武皇想废除他,他将会有个什么样的可悲下场呢?对此,李旦心中全然没数。今日率领全家向手握生杀大权的母亲朝拜之后,母亲立即将他招呼到身边,低声询问他最近读些什么书?哪些大臣曾经去过东宫?他说,最近读的多是文字训诂、音律、绘画之类的书。来东宫的人除了孩子们那几个老师,便是乐工安金藏、诗人张说,其他人不曾来过。可她立刻瞪大了眼睛,用一种不信任的目光逼视着他。

“朕听说尚方监裴晤躬和内常侍范云仙也常去东宫,是不是?”

“是。最近他们与儿臣讨论文字的起源和结构的几种规律,去过两次。”李旦战战兢兢地回答。

很明显,东宫已有皇上的眼线,全被监视了。原来,李旦信奉言多必失,一向守口如瓶。局势瞬息万变,自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无论如何是招架不迭的。便干脆来个“以不变应万变”,像乌龟将头缩进硬壳里藏起来,任啥变化也无须再动脑筋了。所以,不管别人给自己出什么主意、献什么良策,他统统不予理睬。至于妃嫔们的劝说,也统统以“妇人之见”拒不接受。只有“老娘”的一言一行,他从不粗心,向来认真对待。甚至她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都能让他琢磨好几天。可谓千思万虑以求应对得体。他今天归来,一直在心里纠缠不清的不仅是小三郎的出风头——他深知“老娘”打心眼里偏爱这种性格的人。尤其是孩子还小,对谁也构成不了威胁。因此,未必是祸。再说,这个小三郎确也神奇,襁褓中从高楼上摔下来,竟安然无恙;今日既闯大祸,却几句话又化险为夷,真如“老娘”所说,“天助也!”不过,佼佼者易污,皎皎者易折。往后,要特别嘱咐他要“藏锋”了。至于,身边谁是内奸、谁是派进来的眼线?也确实得与妃子们商量一下了。只是怕她们嘴不严,反把事情搞得被动。不管如何,他今天得必须开口了。

“既要我拿主意,我还是重复那三件事——以前你们都说这是约法三章,今日不要再这么说了,传出去不好。这第一,对太后,不,如今得称皇上、称陛下了,事无巨细,都得言听计从。她吩咐的事,小事也是大事。咱东宫人们的命运,有时就在她的一念之差。这第二,让孩子们统统不问国事、政事,鼓励他们去学古字、去学隶书、去学音律、去学绘画、甚至去学农作,去学种五谷种菜蔬……”

“可是,他们是王子呀!”窦德妃一直就不赞成这种教子方式。她刚想插嘴,又被丈夫挥手制止了。

“既然你让我说,你就不要插嘴。小三郎的事,刚才你还说,罪责全由你负,转眼便又不认账了。我就知道,不管我怎么说,你们也不会明白。这就是我不愿开口的原因。”李旦又有点不耐烦了。

“好好好，你接着说。”刘妃给打着圆场说。

“好，我说，这第三，就是不管人前人后，说话都不能出格。除了自己，对谁也不

风流

天子

李隆基

